

希望在青少年丛书

玉手正年轻

希望出版社



年轻 年 正 手 国

希 望 版 社

国手正年轻

卢 昆 梁 骏 主编

张秋怀 王 力 选编

*

希望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5 字数: 160千字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9,000册

*

书号: 10398·8 定价: 0.94 元

前 言

希望，是一个迷人的字眼。它是荆棘编织的桂冠，只有不畏险阻的奋斗者才能获得；它是海底蕴藏的珍宝，只有百折不挠的探索者才能采到，古往今来，多少人向往它，象白云眷恋山岫；多少人追求它，象清泉汇入海洋。

希望，伴随着人类产生，伴随着文明发展，历经沧海桑田，风霜雨雪，永葆了青春的绿色。

青春，正是希望之所在。青少年，是我们时代的希望。

青少年的希望在哪里？这套《希望在青少年》报告文学丛书，以一代新人在风风雨雨、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上留下的足迹，告诉年轻的朋友们：希望就在你的脚下。

这套丛书，是新人的赞歌，是新事的赞歌，是美的心灵和行为的赞歌。它以火一样炽烈的情感，诗一般动人的语言，谱写了当今一代新秀明星用理想和奋斗、爱情和事业、挫折和成功交织成的一组充满希望的交响曲。在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，在点点洒落的晶莹汗珠里，新秀明星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，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。

新秀明星就在我们中间。年轻的朋友们，你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吗？你想从他们身上汲取开拓进取的力量吗？那么，

请你打开这套《希望在青少年》丛书……

编 者

目 录

挂在银牌上的泪珠·····	韩静霆 (1)
世界上走得最快的姑娘·····	李 直 (9)
国手正年轻·····	陈铮 沈果孙 (23)
乡恋·····	刘进元 (36)
搏击者·····	陶嘉善 (52)
厄运·····	李玲修 (66)
站在墨绿色的球台旁·····	孙 杰 (80)
她，并不神秘·····	刘元举 (93)
青春在冰上闪光·····	赵大昌 陈宝琮 郭红兵 (104)
爱，在冰球队翩翩降临·····	张挺 吴晓民 (127)
小小银球·····	葆蒂 胡怡 (146)
幼驹扬蹄	
——记棋坛小将陈代倩·····	沈耀才 蔡国瑞 (156)
跟斗女杰·····	立 木 (175)
她也是冠军·····	张挺 吴晓民 (191)
小个子与他的篮球·····	张 挺 (206)
穆铁柱出山记·····	李延国 (220)

挂在银牌上的泪珠

韩静霆

冠军不是天生的。不能想象伟大的成功没有失败 做 向导。

然而，人们大都只崇尚胜利者。由于对于胜利的渴望，我们往往容易把赢得荣誉的人的衣服的每一个皱折，都描绘得光艳夺目。而对于失败者的痛苦——挣扎——清醒——崛起不感兴趣。事实上，后者对于阅世未深的青年更有用。

这里，有一个人又尝到了失败的苦果……

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一日，宋晓波走上第八届亚洲女篮锦标赛领奖台，接过一枚银牌。距金牌获得者仅一步之隔，可她却恨不得把一米八二的身躯缩到地板缝去。不知是银牌的闪光，还是泪，她的眼里亮晶晶的。

中国女篮在香港球场上走了一次“麦城”，输于南朝鲜队三十三分。真是破天荒！宋晓波也创了耻辱的记录，她参加过一百多次国际比赛，哪一场不能得二十几分？这一次，才投中五个球……

她二十二岁，已有九年球龄。她曾以勇猛顽强和出色的球艺，立下过无数赫赫战功。刚刚不久，她被选为全国运动员“十佳”之一。她的崇拜者的欢呼声还没有打住，她就跌

了这么重的一个跟头！

这位北京姑娘，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。场上，她被南朝鲜高大的曾永兰缠住了，内线切不进，外围投不中，到处是人的墙和手臂的林。辜负了祖国和人民的期望，有何面目见“江东父老”？万幸，飞机在北京降落是午夜，她象偷了东西似的，哧溜钻入回城的汽车。从秋初到冬天，她一直抬不起头来。从城南龙潭湖回到城北和平里的家中去，需纵穿北京城。她只有挨到暮色苍茫的时候，才躲进公共汽车的角落，脖子上围着男式的灰色大围巾，身上裹严了绿军大衣，白口罩捂住大半个脸，只有暗淡的眼睛不得已抛在外面。回到家，妈妈说：“上街去买点东西去吧，也散散心。”她把头摇得象拨浪鼓。

妈妈眼睛湿润了。女儿身高如塔，可那略方的脸庞，弯眉下的大眼睛，却依旧交织着稚气、任性和孩子般的自尊。两年以后，二十四岁了，也还喜欢把小纪念章别满床头；喜欢玩小画片小瓷玩具；喜欢把广告画上的几只小象几只球鞋剪下来，贴在办公桌、家门和床上。她有多任性！十七岁那年，一天，她半夜蹬车回了家，满脸晦气地出现在父母跟前：“教练老说我，老说我，我不干了！”一向娇宠女儿的父亲，脸铁青着：“你马上给我回去检讨！”“就不！”父女全伸直了脖子，象老牛和小牛在顶架。母亲怕女儿回去走夜路，不放心，便留下了晓波。父亲气呼呼地说：“你不是小孩子，不能任性！教练不爱护你，才不说你呢！”她憋着气回房直挺挺躺在床上。那个阴沉憋闷的夜啊，父母和女儿全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凌晨四点，门咿呀一响，晓波悄悄走了。她想了半夜，生在篮球之家，父母是教练，教练也如父

母。离开球队，她才知自己一无所有，只有一颗心，还留在了球场。她要趁运动员们还在梦里，偷偷钻回被窝，偷偷改错。妈妈凭窗望见女儿在熹微的晨光里疾走，笑了：她小时候有了错，当妈的拿鸡毛掸子吓她，她躺在地上不起来，只有发火的妈妈说软话，“请”她起来才行。今天她毕竟自己爬起来了！

那天早操，指导要求姑娘们做蛙跳，跳低栏。同伴全一闪而过。晓波生怕绊倒了被人耻笑。她嘴说“不跳，就不。”心想等没人看见时再试试。指导很生气。她希望运动员磨练意志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希望鲤鱼跳龙门，蝌蚪变青蛙，姑娘们能跃过人生的任何低栏、高栏，快些成长。她非要晓波跳不可：“你跳不过去，我不去吃饭，陪着你，什么时候跳过去，什么时候下课。”顶着，举着，挨到上午九时。忽然，晓波看见妈妈骑车过来了，脸忽地红了：不能让妈妈以为我还是小孩子，要她知道我是大人，名副其实的大人！她双腿一蹲，闭眼一跃——过去了。跳去，跳回，连跳了十二次……

这些年，她跳过了无数“低栏”、“高栏”，这一次就跳不过去了吗？难说。宋晓波和千千万万这一代青年一样，性格里强的一面与十年磨难有关；任性和脆弱，又同优裕的生活、顺利的环境分不开。“文革”当中，父亲被审查，母亲下放去农村，十一岁的晓波顶门立户，率妹妹和姨妈的两个小男孩生活，她是领袖。她管钱粮，管吃冰棒，管弟妹们的一切。夜里，孩子们蜷缩在床脚，她撑持着要大家不必害怕。门上拴了线，线儿把一个装有石子的罐头盒系到了床头，自己人回来拉动线绳，当啷一响，去开门。外人把门当鼓擂也不开。可是，后来她又太顺利了——十二岁多进少年

业余体校，受到重点培养；不到十五岁，参加全国中学生篮球赛，得到一只篮球的奖赏，并选入北京青年队。刚过一年多，她跃入北京队。再过一年，她已成为国家队队员。多少人奋斗终身没能实现的目标，她却轻而易举地达到了。当时，她如初生乳虎，敢拚敢抢，技艺出众，虽然是个孩子，却久经全国和国际比赛的沙场。她太一帆风顺了，也就过分脆弱，很难经受严峻失败的考验。

与南朝鲜队一役之后不久，国家女篮解散了。晓波回北京队参加全国联赛。她死活不想打。她天真地想，让人们慢慢忘记从前那个宋晓波吧，然后一切重新开始。可是不行。她一出场，扩音器就向观众声扬她是全国“十佳”之一，也就勾起她心中的内疚。荣誉和声名使她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她打得很别扭，总是走神。北京女篮发挥得不好，败北了，连前三名也没有拿到。晓波简直无地自容。她心里忽然想：算了，不干了！这个可怕的念头一出现，她的眼里满是泪水了……

怎么对父母说呢？父亲原是空军部队的篮球教练，母亲是业余体校篮球教练。难道父母的心血白抛？家里备有蓝球场沙盘，每次比赛之后，父亲指点“沙场”，为她讲战术。每逢比赛，倾家出动助战。母亲怕她运动量太大吃不消，给她买巧克力、牛肉干，偷偷站到运动场角落去看她。有时，叹着气，为女儿擦汗：“我懂，你很累。可这几年不累，累在什么时候？”她想起，十一岁的时候，唐山的姨妈给了二十元钱，她和妹妹买了一只少年杯的小篮球和一个小盒子枪。小姐妹一个在楼梯上，一个在楼梯下传球时，咯咯的笑声里有多少幻想……

她想找到陈美虹阿姨，扑到她怀里使劲哭一场，十二岁那一年，陈阿姨在街上碰见她，对她妈妈说——把女儿给我吧！真的，陈教练不象是得了个少年运动员，倒象要了个宝贝女儿！还有，何白程胡，周杨王姜……教练简直有一个排！老将拉着她这个大孩子的手，“老竿扶新竹”。当她对教练撅嘴的时候，教练茫然地问：“好象我是天下最坏的教练了？”“差不多！”“说吧，说说我的‘罪状’。”她尽情地倾倒胸中的气愤、委屈和误解，声泪俱下。教练耐心地迎接着“暴风雨”，笑眯眯地说着：“晓波，我还是要摔打你，锻炼你，思想作风来个飞跃，技术会提高一大步！”是这样呵！她眨动着明亮的眼睛，笑了。她没法对敬爱的教练保留一点“隐私”，可这一次，不想干了，她不敢说。她充满了矛盾，她第一次思考事业的艰难。最艰难的，并不是挫败强敌，而是战胜自己。她在北京体育馆的灌木丛后徘徊，一抬头，教练站在远处望着她，目光火辣辣，又充满疑虑，好象刚刚认识她——一个陌生的姑娘……

悔恨、羞愧、失望、彷徨，一米八二的女篮姑娘，腰也似乎有些塌了。谁能使她从摔倒的地方爬起来？

报社转来了许多群众给晓波的信。她把信带来宿舍，不知看好还是不看好。她可以想象出其中那些讽刺、挖苦，甚至是谩骂的言辞。但或许也会有例外吧……晓波把信拾起，又放下。她终于鼓起勇气抽开一封，扫一眼，立刻被工工整整的字迹吸引住了，仿佛听到陌生人在问：八届亚运会与南朝鲜队一战，吃了败仗，你们心里一定不好受，是吧？大家都希望宋晓波在失败后崛起，很怕女篮姑娘在困难面前消沉。你宋晓波是不是被个人荣誉、面子压倒了，不能自拔？

“以后的路还长，向前看。”“宋晓波，你何时东山再起？”信纸在她指缝里窸窣响，她一头扑倒在床上，把脸藏在枕头里，呜呜哭了。

这才是春日阳光般的厚爱呢！热情的希望，尖锐的批评，中肯的建议，姑娘透明的心灵，也照见了诚挚的群众的心。人们，在寻找两军阵前生龙活虎，如入无人之境的宋晓波，而不是背着“十佳”包袱，裹在“套”中的宋晓波。她躲着人，可人们的心里还是有她。她又羞愧，又激动，又巴不得立刻站到陌生人们前面，向他们敬个礼，说一千声“对不起”。她把那沉甸甸的信，紧紧地压在胸口。

还犹疑什么？新组建的国家女篮集训开始了，检点行装，出发。重返国家队后，她把一封寄自贵州的群众来信，贴在床头。她心里总是想起一九七六年在九龙与南朝鲜队的一次交锋，那是她们第一次参加亚洲女篮锦标赛。体育馆黑压压的人群里，摇动着无数面五星红旗。无票的人等在门口，听战果。忍受不了等待的焦灼的人，坐到足球场看比赛，耳朵上却插着半导体耳塞，听的是篮球场消息。中国姑娘挫败了世界劲旅南朝鲜队！中国人，胜利了！年轻的同胞哭了，年迈的华侨晕倒了，足球场本没有任何值得喝采的镜头，观众却凭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：中国，中国！人们潮水般涌向篮球赛场的门口。“用自己和伙伴的拼搏，让海内外的中国人再享受那巨大的欢乐吧！而且，不只是一次，不仅在亚洲。”她暗暗下了决心。

她成为中国女篮队长。无法计算她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劳动。只知她朝朝暮暮仿佛把心挂在了篮板上。她积累的篮球运动资料越来越厚，鞋底磨得越来越薄。她依然有赌气的时

候，但是，不干了——这句话万万不敢再想。

如果不是两年之后在东京举行的第九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上，中国与“亚洲王牌”、世界女篮亚军南朝鲜队再度交锋，晓波也许会急白了头。很不巧，临到登机出国了，她正患重病，发烧三十九度，白血球达一万二，腹泻不止。她昏昏沉沉扔掉输液瓶，由周懿娴教练和同伴搀上飞机，立刻躺倒了。到东京的第二天，她却出现在篮板下。她们与南朝鲜队的一场拚杀，十分激烈。宋晓波时而只身闯入“敌营”；时而跃起夺镖，飞速传球；时而给同伴一个眼风，一个手势，指挥全军，起到场上灵魂的作用。每当她突入篮下，身前身后至少有两个南朝鲜人磨缠，她忽如鹞子翻身，忽如鲤鱼出水，敢冲，敢投，敢拚，投球命中率达百分之八十三，居全队之首。上半时我队曾以一分领先。下半时打到61：62，只剩一分钟了，前锋宋晓波突然摆脱对手，跃起投中，中国队反以一分领先。战局扣人心弦，南朝鲜队在最后四十一秒钟又投进一球，出现63：62的险情。我队临场经验不足，最后终以一分之差败北。

宋晓波又走上领奖台，又捧回了亚军杯。尽管她个人获得了优秀选手称号，然而她和其他姑娘全禁不住掉泪。为了这一仗，焦灼地盼了两年，花费了那么多心血和汗水，仅仅输掉一分，壮志未酬！唯一可安慰的，是南朝鲜因是上届世界锦标赛亚军，当然参加下届世界大赛，我们将代表亚洲去参加在巴西举行的世界女篮锦标赛，明年还可再度较量。

失败，又是失败！但人们是否看到，失败亦是珍贵的呢？它能够使人清醒，促人思考，令人憋着一股重振雄风的力量。

把一朵小花，送给在失败的泥淖里站起来的人吧！不必怨他们曾经彷徨过，灰心过：不必怨他们失败之后又失败。失败与胜利是孪生兄弟，没有被失败击倒，就有可能扼住成功的喉咙！

世界上走得最快的姑娘

李 直

一架大型的、闪着银光的中国民航客机，在卡拉奇的上空盘旋着、盘旋着……驾驶员轻轻地扳动着拉杆，飞机平稳地降落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后，参加竞走世界杯大赛的中国姑娘们竟象忘记了经过七个小时单调、疲倦的旅途似的，利用飞机暂停的一个小时，抓紧在候机室里进行着“高抬腿跑”训练。一个小时啊，这在一般人的概念中，是多么短暂，多么微不足道。然而，在这些姑娘们的心中，这是速度，这是进取，这是中国在世界的未来！瞧，那个性情倔强、拼劲十足的徐永久，虽然已汗水淋漓、气喘吁吁，却始终坚持训练，仿佛就象在六天后参加的竞走世界杯大赛上一样……

将被淘汰的姑娘

春天越过高高的楼房，跨过宽阔的护城河，穿过眼前那道细密、匀称、涂着银粉的铁栅栏，又来到这绿草如茵的田径场。铺着金色阳光的椭圆形的跑道上，刚刚结束了一场激烈的测验课角逐……其中几个姑娘拖着疲惫的身体而又欢快

地跑到平衡木前，叽叽喳喳地抓起衣服，说说笑笑地走出田径场。竞争者的欢乐永远也没有办法均摊。当有的人，因为胜利而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一种美滋滋的感觉中时，肯定还会有另外的人陷入深深的困窘之中。一个梳着“小刷子”短辫的姑娘将一件潮湿了的运动短衫，漫不经心地搭在肩头离开运动场时，她的眼窝里却填满了一汪亮晶晶的泪水。大凡进取中的人，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确认了命运的严峻以及征途的坎坷。的确，理想摆在这个年仅十九岁的，来自大连金县杏树屯公社驮石大队的农村姑娘——徐永久面前的，是一摊多么令人困惑的东西啊！

队部办公室里在开会，有人问：“论个头，她一米六四。矮吗？”教练遗憾地点点头，“矮了点！”

“可世界女子速滑五百米纪录创造者，苏联的果洛娃，不也仅仅是一米五十多一点的个儿吗？”有人反驳说。

“当然，一个运动员的成绩出色与否，身材高矮并不是决定因素。可值得注意的是，做为世界速滑五百米纪录创造者果洛娃，她的身材比例是下肢长于上肢，而徐永久呢？她那下肢短于上肢的先天不足，却决定她很难攀上中长跑运动的高峰！”教练惋惜地说完自己的看法。

从田径场到队部的那段路并不算长。然而，徐永久却走得相当费力，相当艰难。“我就要离开省队了吗？”不知怎么啦，刹那间，一股强烈的、前所未有的情感袭上她的心头，驱使她停下脚步，留恋地环视着田径场。纯朴的姑娘啊！是你突然意识到了，眼前的一切，很快就要从你身边永远逝去了吗？哦，绿色的小草，金色的跑道！这里，这里曾是追逐时光的山谷，锻冶“金牌”的炉台；这里，这里曾有

理想与荣誉的竞争，时间与速度的旋转……那么，自己是被这眼前旋转着的田径场抛弃了吗？假如是这样，自己还有什么脸去见杏树屯的父老乡亲？想到家乡杏树屯，她心里觉得热乎乎的。那里有她度过童年的学校、果园；那里有她曾经放养过鹅鸭的清塘秀水……是不是村前的那条潺潺流动的小河，唤起了她对田径运动的向往和热爱？也许那个时候的她，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天真、浪漫。尽管，她的家乡杏树屯优美得就象一位恬静的少女。然而，我们的徐永久，毕竟是出生在一个勤劳、质朴的庄户人家呀！她的父亲是个老实、憨厚的“庄稼把式”。母亲是位性情爽快、持家勤俭、教子有方的“内当家”。三个哥哥，无疑是父亲稟性的翻版。独独是她——这个庄户人家唯一的小女儿，却继承了父母双亲的诚实、内向、坚韧、耐劳的优秀品格。无论做什么，总有一团沉甸甸的东西在她的肌体里运动、旋转、释放、升华……她去村前的那片池塘里放养鹅鸭，鹅鸭不离开她；她去村中的小学校里读书，伙伴们热情地欢迎她。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……大概是在四年级的时候，她参加了学校的田径运动会。这个时候的她，在班级里已经有了点“小名气”。诸如“优秀少先队员”啦，“三好学生”啦！而最让女生们快活的，是她竟敢同男生长跑对抗！她第一次参加校田径运动会，就为班级夺得了八百米的桂冠，同学们祝贺她，老师们夸奖她。然而，同学和老师谁都不曾注意，眼前的这个身材瘦小，意志顽强的小姑娘，竟然是光着脚丫跑完八百米全程的。到了中学，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，已经稍稍懂得了“羞涩”是怎么一码事。她不再光脚丫参加赛跑了。那时，学校的一切，正伴随着粉碎“四人